

澳門功德林創立之史蹟鉤沉

譚世寶* 胡慧明** 王曉冉***

澳門無量壽功德林，為民國初年建立的一間獨具特色的佛教寺院。其原來為“女眾清修之所”，在當年頗有影響，在民國以來的中國佛教史中也有一定的地位。但是自從創辦該林的一些僧尼大德陸續往生之後，有相當長時期不對外開放，也不發起主辦公開的社會活動，故長期不為外界瞭解。但近幾年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觀，原因在於功德林現任住持戒晟法師的大力改革。因此，近來仍有報紙報導說“……（澳門無量壽功德林）雖門禁森嚴，但對社會公益就不甘人後”⁽¹⁾，就不甚確切了。“門禁森嚴”應是功德林純為“女眾清修之所”的舊事。自從2004年禮請香港佛學會會長戒晟法師為功德林的現任住持以來，短短數年間無量壽功德林舊貌換新顏，呈現出一派中興氣象，不但繼承了過去對社會公益事業的“不甘人後”，而且通過打開大門弘揚佛法，接待更多的信眾教徒，主辦一系列的弘法、祈福、慈善活動，廣泛樹立了其開放、熱心慈善事業的人間佛教形象。例如，戒晟法師住持下的無量壽功德林，在澳門舉行了幾屆大型的祈福法會，得到澳門特首等官員和社會賢達的親臨，並且引起了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關注。在中國大陸，戒晟法師領導的無量壽功德林慈善會更是關注教育事業，先後資助興建了一百五十多所希望小學，並且於近兩年開始對高等學校的人材教育進行資助。也正因為如此，功德林多有事蹟見諸報端，而對於功德林的一些歷史舊事也時有報導涉及。例如，香港、澳門的各種報紙如《新報》、《澳門日報》等關於功德林的報導

中也有功德林創建問題的簡單介紹；網路上對功德林的介紹也有不少。這些介紹之所以有不盡不實之毛病，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其所參考更早的一些有影響的佛教歷史文獻和論著都有此弊。追其根源，乃濫觴於鄭子健居士著《觀本法師事略》，此一最早介紹功德林創建歷史及其主要人物之文，最初發表於《圓音月刊》⁽²⁾，後收錄於《虛雲法師年譜》⁽³⁾。《虛雲禪學精華錄》等，⁽⁴⁾故影響甚大，成為迄今有關佛教史論著所援引的主要史料。例如，何建明的《澳門佛教》一書對澳門功德林的創建歷史和相關人物的論述，就是主要根據鄭氏此文演繹。⁽⁵⁾但是，經筆者用最近考查發現的功德林現存早期各種金、石、木等文物銘寫的文字資料與鄭氏此文作對比研究，發現鄭氏此文撰於觀本圓寂一年多之後，具體在“民國三十六年夏曆丁亥（1947）清明節”⁽⁶⁾，其所記實乃較後出的一家憶述的片面之言，多有不合史實之處。為還原歷史真相，特此撰寫本文，以該廟一些早期的歷史文物的原始文字資料為據（詳見附錄的各文物的文字錄文及照片），對有關功德林創建歷史的一些問題作新的研究探討。

簡濟善堂兄弟等人對功德林創建的貢獻

鄭子健居士在他的《觀本法師事略》中對無量壽功德林創建的過程敘述為：張壽波〔按：即後來的觀本法師〕⁽⁷⁾“乙丑〔按：即1925年〕就其故居念佛道場改組無量壽功德林。由澳門政府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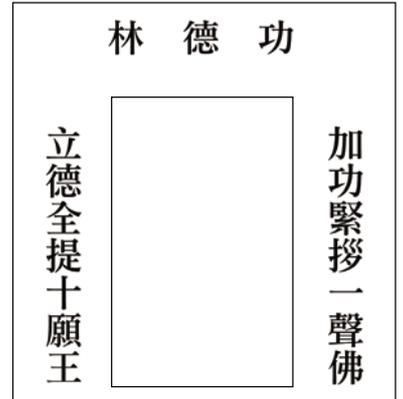
* 譚世寶，現任澳門理工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兼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 胡慧明，現任澳門衛生局顧問翻譯員，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候選人。

*** 王曉冉，山東大學對外漢語教師，歷史學碩士。



△三巴仔街門牌十三號的澳門功德林大門照片



功德林大門錄文



◁三層樓上街門牌十四號的澳門功德林後門照片



△其門匾除了漢文“功德林”及其葡文音譯“KONG TAC LAM”之外，四邊還有漢、梵、藏、拉丁等文字的“那謨阿彌陀佛”等佛教口號。

准。永為慈善女修院……”⁽⁸⁾ 何建明在書中也介紹：“……接着，1924年正月，繼室李夫人又病歿於澳門。張壽波（按：即後來的觀本法師）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迭遭變故，心志迄無掛礙’，便於次年將澳門其故居的念佛道場，改建為無量壽功德林，由澳門政府正式批准，永為慈善女修院。”⁽⁹⁾ 但從功德林保存了八十多年的一塊木刻的功德林創建記事木碑（原無題名，此名是筆者據其內容代命，下簡稱“木碑”）的碑文和兩口民國初年的廟鐘銘文⁽¹⁰⁾，筆者發現了與上面兩者所述不同的內容。這塊木碑的刻立時間為“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四月初八日”（1926年5月19日）。功德林現有三口鐘，其中第一口鐘為“光緒五年”（1878）造，顯然在功德林創建之前就存在了，應為後搬至功德林內的；後兩口鐘同年鑄立，其一的立鐘紀年為“民國戊辰年”（1928），其二的紀年為“民國十七年”（1928），皆為浙江吳大房鑄造。可見，木碑和這兩口鐘的製造日期都在功德林創建之後不久，是目前所見較原始的第一手史料。但現存最早有“無量壽功德林”題款文字的，是大雄寶殿蓮花型香爐以及供桌前面板的紀年銘刻“民國己未（1919）”。這些文物和碑、鐘上的文字，相比前面提到的鄭子健及何建明的記述，要可靠得多。而且因為刻碑、鑄鐘的主持者和碑銘文字的撰寫或決定者，都應該是當時所銘刻的功德林住持比丘尼觀健法師，顯然是她發起和帶頭參與了功德林創建時的捐款置屋購物等一系列具體活動（對此將在下文其它部分詳細敘述）。因此筆者認為碑和鐘等文物上記載創建時期的功德林主要人物的名字、職稱、年代等，比鄭子健居士於二十年後的1946年清明節所撰之文的追記，更具有原始性和可信性。

據木碑上的記載，無量壽功德林的創建過程為：

本林原香山居士觀本張氏弟昆做古人藍田山莊，為奉母念佛經行次處。繼以機緣漸熟，隨喜者眾，乃擴拓道場，莊嚴佛殿，遂成今日規模。

其址在澳門三巴仔街門牌十三號，及三層樓上街門牌十四號。自民國十二年，南海簡濟善堂弟昆出而為功德主，布金買地，向葡國官廳立案，永為女眾清修之所，定名曰無量壽功德林。其地基房舍，計面積約一萬英尺有奇。

雖然早有1919年的蓮花型香爐以及供桌證明其時已經有“無量壽功德林”了，但是從上面木碑的文字可知，無量壽功德林正式完成創立之時間在民國十二年（即1923年），不是1925年。另外，無量壽功德林的房產是由“南海簡濟善堂弟昆出而為功德主，布金買地，向葡國官廳立案，永為女眾清修之所”。對此大功德主的最重要功德，不應隱沒不提。而前引鄭子健及何建明的記述都祇說張壽波將其故居的念佛道場，改建為無量壽功德林，使人誤會有關房產是張壽波捐出的。其實功德林原址充其量祇是張壽波曾租借該處作“為奉母念佛經行次處”。木碑的下文還提到：

本林十數年來，苦心經營，陸續設備不少。今略舉其大者一基址，經大功德主簡濟善堂購置送出，於上文緣起中已述明，茲不復贅。

顯然，“布金買地”應指簡濟善堂購置基址，成為無量壽功德林房產的基礎。正如碑文的上文已經清楚說明了“基址”的具體範圍：“其址在澳門三巴仔街門牌十三號及三層樓上街門牌十四號。”直到今天，功德林房產的“基址”範圍還是沒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公告：“無量壽功德林 / 澳門三巴仔街13號”⁽¹¹⁾，則創建至今，無量壽功德林的“基址”都有“三巴仔街十三號”這一處。還有，碑文的後文記敘說：“謹將捐款芳名開列如左……簡潘永慈（應是簡氏兄弟的母親或其一的夫人）大善長送出三巴仔街十三號洋樓一棟合價港幣貳萬圓正。”⁽¹²⁾ 因此可知，直到捐出之前，功德林的房產主人為簡氏，而碑文上所說的基址，就是指三巴仔街十三號及三層樓上街門牌十四號為無量壽功德林的基本

房產。這兩處房產經改建後是打通連成一座功德林的基址，但保持佔據了三巴仔街和三層樓上街兩條街交匯處。除了這兩處作為“基址”的房產之外，當時功德林還有三處附屬的房產。據木碑所載，其一為“三層樓上街門牌十二號劃分樓房一棟，專為招待法師，及贊助員聚集之所，命名曰佛聲社。”其二、三為主持“觀健師大善長送出本澳天通街八號、十號屋兩間，原價港幣叁仟肆百元正。”

至於張觀本的捐獻，並沒有房產，而祇有三筆合共港幣貳仟肆百元正的金錢，木碑所載如下：

張觀本大善長敬為先王考益階府君、妣趙太夫人祈願生西捐助本林嘗產港幣壹仟圓正。

又敬為：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眾生，同圓種智，捐助本林佛學院經費港幣伍百元正。

又敬為現生父母眷屬祈願生西捐助本林塔院經費港幣伍百元正。

上述關於功德林創建的原始史料，筆者至今尚未發現有專業的學術論文、著作引用為佐證。但是，香港《新報》關於功德林的一則報導，其作者似乎曾對有關史料略有涉獵，故有這樣的說法：“張壽波得到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經理簡照南⁽¹³⁾的資助，廉價買下澳門三巴仔街與三層樓上街交界處的一幢大宅，經改建，於1931年4月佛誕日，創立‘功德林’寺廟……”⁽¹⁴⁾雖然此中年份多少有出入，而且把簡氏兄弟（即木碑所說的“南海簡濟善堂弟昆”）捐贈兩間房產說成資助張壽波買下一幢大宅，不過其中卻明確記述了簡氏兄弟在功德林創建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報導並未說明資料來源，但應是前述木碑所紀事之部分訛傳。

其實，簡氏兄弟捐房地產興辦佛堂的善行功德並非祇有一次，根據高振農記載，1926年在上海，簡氏兄弟也有同類義舉：



功德林舉行大型祈福法會的巡遊隊伍（2008年）

先有簡照南居士，信奉三寶，曾在其所建南園（今常德路覺園）之西，建設佛堂，題為菩提精舍，後擬將南園捐獻為功德地，但未及竣工即逝。後簡濟善堂主人簡玉階秉承其兄簡照南遺志，實行舍出。淨業社諸居士，即將此舍讓之公共功德地，定名為佛教淨業社。⁽¹⁵⁾

那麼，簡氏兄弟對無量壽功德林的創建出力頗多，也應該不是偶爾為之的舉動了。雖然，無量壽功德林創建過程這段被後人隱沒遺忘的細節緣由，已經挖掘而基本大白於世，可見，“簡濟善堂兄弟”支持無量壽功德林的創建做出了很多努力。當然，不僅簡氏兄弟，在功德林的木碑上還記載了很多功德芳名，協力創建功德林。

有些家族的關係還可以據有關文物作進一步的研究。例如，細考簡、張這兩個信佛的家族，發現他們有聯姻關係：“（觀本）師之長女樾群。適南陽兄弟煙草公司經理簡照南君之次公子程萬……”⁽¹⁶⁾今功德林供奉簡照南家族的蓮位牌正中書：“簡門堂上歷代內外宗姻親往生之蓮位”，右旁書“大護法簡照南 大護法簡啟康大居士”倆父子，左旁書“大護法潘杏濃 大護法張樾群大居士”倆婆媳，實非偶然。

按照木碑所記的功德林規劃，本來是要發展為接待十方的現代大型廟宇，並且多次強調凡捐功德的都會把“芳名勒碑”，但是後來卻沒有付諸實施，就連這塊創建紀事碑也是用木板雕刻，整個廟宇一直停止在初建時期的小規模，所以創廟時期的歷史細節也就沒有宣傳而不為人所知見了。加上張壽波原為本地舉人名士，後來出家，追隨一代高僧虛雲老和尚，成為佛門中著名的觀本法師，在佛教界名聲遠播，使他後來居上，完全掩蓋了與他共同創建功德林的其他法師居士；而且也因為1918年張壽波剛剛在澳門創建了“佛聲社”⁽¹⁷⁾，名聲較響，而無量壽功德林籌劃創建的所知的最早年限，距此不到一年，或者剛剛有一年⁽¹⁸⁾，故鄭子健居士雖然是與

他們的時代較為接近的晚輩，且與觀本家族有三代世交之誼，但由於沒有親歷其中經過，也不知道具體捐贈細節，故其專門為觀本法師撰寫褒揚性的“事略”傳記，不免有傳聞失實的偏見，過譽觀本居士（法師）一人對創立功德林的獨大貢獻，而完全抹煞了其他人的巨大功德與奉獻。對於此類僧俗史界古今常見的現象，嚴謹的論史者祇能作同情的理解，決不可盡信而全盤照引。把鄭居士等人的文章和專著與碑文、鐘銘等對照，需要探討的還有：無量壽功德林及其佛學院的創建年代和首任住持、佛學院長究竟為何人，以及無量壽功德林所屬的佛教宗派等一系列問題。

澳門功德林及其佛學院等機構 創建年代之異說探討

關於澳門功德林的開始籌建及建成的年代，除了有些專著有所涉及之外，各種說法也現於報端。目前主要有如下三說流行：1）1912年說：《澳門日報》2006年10月29日的一則報導說：“無量壽功德林是本澳名剎之一，始創於一九一二年。”⁽¹⁹⁾ 2）1925年說：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記：“乙丑（即1925年）就其故居念佛，改組無量壽功德林”⁽²⁰⁾；何建明說：“1924年正月……便於次年將澳門其故居的念佛道場，改建為無量壽功德林。”⁽²¹⁾ 3）1931年說：《新報》兩則報導介紹“張玉濤得到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經理簡照南的資助……於1931年4月佛誕日，創立‘功德林’寺廟……”⁽²²⁾；“‘功德林’自1931年創立，至今七十餘載”⁽²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鄭子健在民國廿二年十二月（1934年1月15日-1934年2月13日）間以功德林董事頭銜致虛雲之函卻說：“澳門無量壽功德林，乃民國六年觀本大師未出家前所創辦。”⁽²⁴⁾此民國六年（1917年1月23日-1918年2月10日）創辦功德林之說，較為罕見而耐人尋味。

筆者認為，以上諸說皆有一定根據而與無量壽功德林現存文物之證有較大出入，唯有民國六年之

▷ 功德林創建記事木碑之上部、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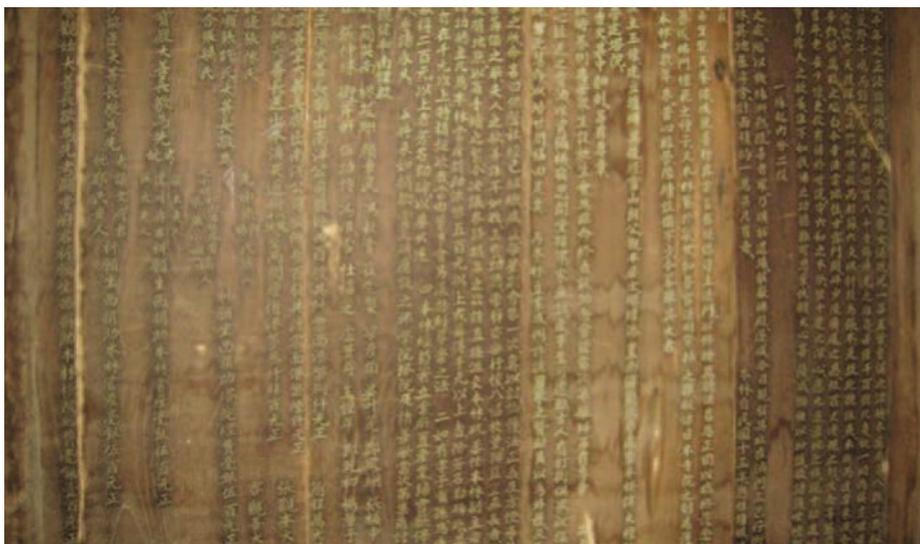
說雖在創辦者方面有不中之處，但在創辦時間上卻與有關文物之證較為接近。首先，功德林創建記事木碑有如下記載（原碑標點皆作頓號，今改作現代標點）說：

自民國十二年，南海簡濟善堂弟昆出而為功德主，布金買地，向葡國官廳立案，永為女眾清修之所，定名曰“無量壽功德林”。其地基房舍，計面積約一萬英尺有奇。

本林自民國十三年懸掛鐘板……

由此記載可以推定，無量壽功德林的正式進行改建開始於民國十二年（1923），而其正式建成之年，則可以根據木碑所說“民國十三年懸掛鐘板”之句，確定在1924年，功德林肯定已經創建完成，並且完成了向澳葡政府申請註冊立案“永為女眾清修之所，定名曰‘無量壽功德林’”的手續。所以，為大功告成而刻木碑就是在“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四月初八日（1926年5月19日）”。之所以有1912年以及民國六年創建之說，一則因為木碑有“本林十數年來苦心經營”之句，二則通過對功德林內存有的文物進行考察，功德林的確有與“十數年來苦心經營”相關的物證，其一是功德林大雄寶殿供桌前面板上刻有“民國己未冬月穀旦”紀年銘刻，而“民國己未冬月”，即為民國八年冬（1919年11月22日-1920年2月19日）。

其二是大雄寶殿上的蓮花形香爐，上有“無量壽功德林”，下記“己未年”，應該也是1919年至1920年初所置。這兩點實物證據的遺存，表明至少在1919年，功德林已經初具規模、名實俱全地存在了，祇是尚有未完成工程，故沒有進行註冊時所刻下的文字。持1912年之說的人，很可能知道在“民國十五年（1926）”，功德林已經“苦心經營”了“十數年”之說，但沒有看見木碑全文，故所知不詳，又混淆了開始“經營”“籌建”與全部正式完工的時間過程，才有此一說。





◁ 功德林創建記事木碑之中下部、下部

對於港澳地區的每一位女子學佛者，每月發給生活津貼一百元，使她們能夠安心學佛和修道。(25)

其實，前述功德林創建記事木碑上已有“中華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四月初八日(1926年5月19日)，無量壽功德林現任院長釋觀健和南謹啟”，表明功德林其時不但已經設有佛學院，而且有釋觀健為其院長，並且在上文聲明說：

本林自民國十三年懸掛鐘板，接待十方來眾，凡在家、出家清修女眾，到院討單參學，皆得接待。惟出家尼眾米糧，歸常住供給。未出家女眾，每月須酌貼飯食之費。

……本林因慨吾粵道風壞滅，特倣江浙女修院之制，作大輅推輪之先聲……再本林並

提倡經教律儀，宏佛法以肅尼行，冀開吾粵就地參學之門，養成佛門模範之種子。

至於澳門功德林佛學院的創立，因為受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的片面記載影響，何建明發展出如下說：

1929年，也就是在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的第五年，香港爵紳何東的夫人張蓮覺居士……聽說澳門功德林作為女眾的修道場，管理和修道都很好，便商議來此興辦女子佛教文化教育機構——女子佛學院。在觀本和功德林善信的支持和幫助下，終於在澳門無量壽功德林辦起了港澳地區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女子佛教文化教育機構。該學院

可見該院是“接待十方來眾”的，並無祇接待“港澳地區”的學佛者的規定。當然，那時任何佛學院都不可能做到“對於港澳地區的每一位女子學佛者，每月發給生活津貼一百元，使她們能夠安心學佛和修道”。因為“港澳地區”的女子學佛者，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多得難計其數，當時絕對沒有哪一間佛學院能夠給予每人每月“一百元”的極高額的生活津貼。請看木碑下文又規定說：

(五) 附屬之善舉：為女修士設講學會，為貧家子弟設女義學，為清貧者設贍養例，為苦眾生設放生會，為臨命終者設助念會，皆當次第舉辦，另有專章。

二、只今籌備之事宜：

本林堂內住眾現約五十餘人，常年經費除簡濟善堂每月津貼毫銀壹百元外，並無其他常產出息。

可見當時功德林及其佛學院的“住眾現約五十餘人，常年經費除簡濟善堂每月津貼毫銀壹百元外，並無其他常產出息”。故其佛學院仍在籌辦完善之中。因此，其下文載：

又敬為：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眾生，同圓種智，捐助本林佛學院經費港幣伍百元正。

除了以上碑文證為主證之外，尚有其他入證、物證可為旁證。例如，有學者指出：“顧（按：據其下文，可知“顧”為“觀”之誤）顧法師（1899-？），俗姓楊，名秀霞，福建海澄人。其父即早期與孫中山先生共同革命的香港興中會會長楊雲衢烈士。1921年，她至澳門功德林聽教研律，被稱‘帶髮沙彌尼’，次年，作〈辭婚書〉，於九華山出家。”⁽²⁶⁾由此可證：1921年前已經有澳門功德林及佛學院，接待外地女眾來“聽教研律”。而且，1925年的大雄寶殿神壇左側木幡、1928年所立鐘的銘文、1930年的大雄寶殿右側石柱木幡，也都有釋觀願的題名，表明其在澳門功德林佛學院居住學習有十多年。

至於張蓮覺與功德林及其佛學院的關係，更非始於1929年。因為本木碑文已經載有“何張蓮大善長覺助鑄本林大鐘港幣伍百元正”，還有1925年的大雄寶殿神壇右側木幡也有張蓮覺的題名，至1928年所立之大鐘的銘文，在住持釋觀健之後就有何氏家族包括何張蓮覺及其子女、女婿等人的集體捐款

題名：“何伯煊、何張蓮覺、何世儉、何世禮、何嫻姿、何嬌姿、何文姿、何堯姿、何孝姿、羅文錦、羅何錦姿、歐陽百祥、歐陽何慧姿、林楞真、林證明、潘應麒，以上共捐西紙五百元”。這裡的“西紙五百元”如果是指澳門大西洋銀行的鈔票，那就是前述木碑上已經記載的“何張蓮大善長覺助鑄本林大鐘港幣伍百元正”之外的另加捐款。還有，在此大鐘下一欄的兩百四十九人的集體捐款“西紙六百五十元”的題名中，也有林證明、潘應麒、何文姿、何伯煊等四人重出，這可以證明一個人為此鐘參加多次捐款，更可以證明張蓮覺及其家庭成員在功德林及其佛學院籌建時期已經參與捐款籌建的一系列工作，早已是創建功德林及其佛學院的重要功德主，並非在“1929年，也就是在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的第五年”，才“聽說澳門功德林作為女眾的修道場，管理和修道都很好，便商議來此興辦女子佛教文化教育機構——女子佛學院”。因此，澳門女子佛學院的籌辦，其實要比何建明所謂“近代第一所佛教女眾教育機構，是始建於1924年的武昌佛學院女眾院”要早。⁽²⁷⁾所以，中國近代第一所佛教女眾教育機構，應該說是由內地的高僧天甯冶開和尚來澳立壇設教傳法（詳見下文），而誕生於澳門功德林，1929年張蓮覺與張觀本祇是對功德林原有的佛學院作進一步的發展而已。

另外，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記：觀本於“戊午（1918）創設佛聲社於澳門。招集同志。星期講學。及提倡素食。”今人亦多援引此說。⁽²⁸⁾但是，據前述1926年5月19日功德林創建記事木碑卻有如下記載：

……再本林立案成例，許設男眾之贊助員以為外護。又年中經眾公決：得延請大德法師開設講筵，以資教化。凡此輩男眾，應另開招待之所。今於本林之左，即三層樓上街門牌十二號劃分樓房一棟，專為招待法師及贊助員聚集之所，命名曰“佛聲社”，經已組織成立，每星期會集一次，專以討論護法正義，及方便導引念佛。該

社不另設經費，平時香燈、茶水及講經時招待法師等費，統歸本林供給。

本碑下文還有兩人專門捐款給佛聲社的記載：

許祥大善長捐佛聲社經費毫銀壹百元正
……

馮作霖大善長捐助佛聲社經費毫銀壹百元正

由此可知，佛聲社之創立並非張觀本居士早期的個人行為，而是在功德林創建立案時，以張觀健法師為首的功德林全體同修的一項集體決定，是在專作女眾清修的功德林所在“三巴仔街門牌十三號及三層樓上街門牌十四號”的旁邊，另外把“三層樓上街門牌十二號劃分樓房一棟，專為招待（男眾的）法師及贊助員聚集之所，命名曰‘佛聲社’。”至於這“三層樓上街門牌十二號”的樓房原來是否屬於觀本私家的居室“蓮社”，尚有待挖掘新資料作進一步的探索。

功德林早期住持及佛學院長觀健法師的史料

在以往所有著述和相關報導中，有一個地位最重要而且出錢出力甚大的人物始終沒有被提到，那就是真正的功德林早期住持及佛學院長釋觀健法師。鄭子健居士在《觀本法師事略》中，敘述從乙丑年（1925）功德林組建，就禮請上海靈山寺朝林老和尚掛臨濟鐘板，到癸酉年（1933）因朝林老和尚圓寂，觀本法師回到功德林提持住眾。⁽²⁹⁾何建明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自1925年觀本法師將他在澳門的住宅改建為無量壽功德林起，就禮請了上海靈山寺的高僧朝林老和尚持〔譚按：“持”應為“掛”〕臨濟鐘板⁽³⁰⁾，直至1933年朝林老和尚圓寂觀本法師才回到無量壽功德林提持住眾⁽³¹⁾。這裡先要說明一點，就是根據木碑說“民國十三年懸掛鐘板”，可知“禮請了上海靈山寺的高僧朝林老和尚持臨濟鐘板”之時在1924年。今功德林所懸掛光緒五年（1879）鐘，為上海同椿裕治坊造的，應是朝林老和尚帶來的。

還有，功德林現存一個上海造的銅磬，也應是朝林老和尚帶來的，其銘文的“上海□□禪寺”，及“住持□□”，被遮蓋的寺名應為“靈山”，住持名應為“朝林”。

鄭、何兩位都沒有提到“觀健”法師之名。不過，無論是提持住眾，還是掛臨濟鐘板，兩位作者都沒有說朝林老和尚和觀本法師就是功德林的住持，同時也沒有提到在此期間功德林的住持及佛學院長是誰。

從無量壽功德林的木牌碑文和舊鐘銘文中，我們明確知道至少在1926年至1928年期間，功德林的住持和佛學院長是釋觀健。木碑上的紀年刻字為：“中華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四月初八日（1926年5月19日），無量壽功德林現任院長釋觀健和南謹啟”；而兩口鐘上的紀年銘文則是：1）“住持觀健及合林等募……民國戊辰年正月（1928年1月23日-1928年2月20日）吉立”。2）“住持觀健及合林等募……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23日-1929年 月 日）立”。而且木碑和鐵鐘都是在觀健法師任住持和院長期間製造的。這證明何建明提出功德林的佛學院是由觀本法師在1930年代在香港何張蓮覺居士的幫助下才組織之說或進一步具體說由觀本法師在1934年組織之說⁽³²⁾，都是失實的。

另外，從觀健法師的捐助來看，她對無量壽功德林也頗多捐獻：木碑上文字記載：“觀健師大善長送出本澳天通街八號、十號屋兩間原價港幣三仟肆百元正”⁽³³⁾而鐘的銘文上，捐獻者中也有“釋觀健”的名字。同時，有關的碑文和鐘銘顯示，觀本其時為居士，在功德林擔任副主席一職⁽³⁴⁾，主管財務，職務應該在任住持與院長的觀健之下。功德林在民國創建時期既然被定位為“女眾清修之所”，其住持及佛學院長為比丘尼，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故不可能由男僧或男居士擔任其住持及佛學院長，也是理所當然。但是，從木碑稱觀健為“現任院長”，可以推斷其尚有前任住持及院長。其人可能是觀道法師，因為從下文所舉的功德林“祖師忌辰日期”表可知觀道是可能比觀健年長八歲而且排位



中華民國
壬戌年
五月二十日
敬募

上海
禪寺

護法信女
王門秦氏
王門陶氏
王固志二小姐
王昭凌三小姐
護法信女
王樹芹
徐定賢
周門任氏
全敬立
住持□□
杭州湖墅
沈德泰造

△ 大雄寶殿神壇右側銅磬（1922年6月15日）照片及錄文



指日高陞

◁ 前廊上方掛着的雲板（約1924）照片

在其前的比丘尼。木碑記載了“觀道師大善長捐助本林修建禪堂毫銀伍百元正”，而且其在民國戊辰年（1928）所立鐘的第二層銘文、大雄寶殿神壇前方右側石柱1930年木幡上的題名也都在觀健之前。

還有，在本廟的歷代祖師的蓮位中，觀本的蓮位牌上書：“本林開創教授阿闍黎法師上觀下本之蓮位”，表明觀本在建廟時期的職務是“教授阿闍黎”。而觀健則被列入與其他三位比丘尼共用一塊蓮位牌，上書其職稱：“圓寂比丘尼法名上觀下建（健）當家師父蓮位”。“當家師父”應是



觀健（建）法師圓寂多年後之人為其立蓮位牌追記的職稱，並沒有準確反映其在本林創建時期曾任住持及佛學院長的史實，這應該是導致當今一些論著出現“張冠李戴”之誤的原因之一。因為該蓮位牌是觀健（建）與觀道、觀志和觀苗等四位比丘尼共用的，前三位皆被稱為“當家師父”，祇有最後一位觀苗法師，才用了“當家師父”這一通俗稱呼的正式職稱：“監院師父”。故此可以推定，此一四人共用的蓮位牌，應該是在最後一位觀苗法師於1979年4月29日圓寂之後才製作，其時距離觀健圓寂的1952年4月7日已近三十年了，所以難免有失其本來之歷史地位之誤，加上上世紀90年代這部分祖師蓮位牌曾失火燒燬，是根據鄭焯明的筆記重製，難免有個別名字刻錯。

此外，觀健在本林留名的現存文物還有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佛降生日（1930年5月6日）大雄寶殿神壇前方右側石柱木幡題名。觀健之所以題名於此木幡而且位於願願法師等人之後，而沒有題名於“民國十四年”孟夏（1925年4月23日-1925年5月21日）大雄寶殿神壇左右兩側的木幡，估計是因為1925年時其為住持兼院長，已經在其它重要器物上題名。而1930年時她已經從住持兼院長的位置退下，故祇能在願願法師等人之後題名於木幡了。

最近查閱功德林的“祖師忌辰日期”表，見其上載有關本林祖師生辰、忌辰如下：

朝林老和尚 生於光緒丁丑年九月十七日亥時，終於民國壬申年十一月廿一日子時

陳後江敬書

人天覺路

乙丑浴佛節

△▷走廊門口上方木匾（1925年5月29日）
照片及錄文

觀本老和尚 生於同治戊辰年閏四月十三卯時，終於民國乙酉年十二月初七日丑時

觀道老當家 生於同治癸丑（按：應為乙丑或癸酉之誤）年正月初二日吉時，終於民國己亥年十二月初九日吉時

觀健老當家 生於同治癸酉年八月十八日吉時，終於民國壬辰年三月十三日吉時

觀志當家 生於己亥年十二月十八日寅時，終於壬子年正月廿六日午時

觀苗監院 生於辛丑年二月廿二日亥時，終於己未年四月初四日癸時

將以日上期轉換為西曆，可知朝林（1875年10月15日-1932年12月18日）、觀本（1868年6月3日-1946年1月9日）、觀道（1865年1月28日或1873年1月30日-1960年1月7日）、觀健（1873年10月9日-1952年4月7日）、觀志（1900年1月18日-1972年3月11日）、觀苗（1901年4月10日-1979年4月29日）。由此推定，前述觀健等四人合一的蓮位牌是在1979年4月29日以後始製，至90年代火災後又重刻。



喃嚙本師釋迦牟尼佛

中華民國十四年歲次乙丑孟夏穀旦

田乘勤 譚觀度
陳乘燈 伍乘直

陳乘茵 張蓮覺 林乘堂 周大成
莫乘寬 黃紹中堂 周松香 林證明
梁心照 張乘輔 林乘咏 關傳月

方傳功 方傳慈 郭傳為
黃乘師 張傳世 郭傳岸

李妙家 葉觀念 餘幹庭
廖乘載 張翼 黃觀覺
蔡乘覽 郭性聰 黃傳海

喃嚙本師釋迦牟尼佛

中華民國十四年歲次乙丑孟夏穀旦

潘乘柳 釋觀願
陳乘浩 釋觀心

趙觀保 李觀熹 黃乘舜 陳奶九
李爵修 釋乘行 張妙香 鄭渭彬
楊紅綃 李觀印 龍妙世 劉乘備

歐觀熙 楊乘衛
廖嘉祥 張觀定

梁大傑 戴梁氏 謝亞好 謝信開
謝色雨 戴皮 馮成佩 莫乘熟
徐亞英 趙乘拱 何傳竹 廖乘迫

許宅合家



法力無量無邊放大光明普度三千世界眾生
隨登彼岸

佛曆二千九百五十二年歲次乙丑穀旦

究竟涅槃

淨業後學七十八歲(?)人弟子觀慧李協臣撰

八十八歲(?)人弟子觀藹劉光廉書

功行至深至妙破諸幽暗銷滅萬億塵蒙孽障

◁大雄寶殿 1925年1月24日~1926年2月12日對聯的上聯照片及錄文(註:此“佛曆二千九百五十二年”乃舊說,比現通行的佛曆紀年多四百八十三年,下同不註。)

冶開和尚等人與功德林的關係

以往的論著,都援用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的記載,祇提及觀本法師於民國三年“甲寅”(1914年1月26日-1915年2月13日)去上海,曾在玉佛寺拜常州天甯寺冶開和尚為師,被賜法名“觀本”一事。⁽³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功德林文物所載的法師和居士之名,有“觀”字者甚多。除了釋觀健、張觀本外,還有謝(釋)觀心、張觀圓、譚觀度、葉觀念、黃觀覺、釋觀願、劉觀藹(光廉)、趙觀保、李觀熹(協臣)、李觀印、張觀定、釋觀慧、釋觀道、容觀悅、歐觀熙、釋觀然、釋觀蓮、歐觀愉、張觀秀、區觀康、許觀順、陳觀吉、黃觀乘、張觀源、黃觀覺、張觀芳、曹觀發、釋觀苗、蔡觀始、何觀慰、陳觀搢、梁觀合、葉觀妙、黃觀如、釋觀

瑞、釋觀志、容觀善、金觀復、陳觀提等,表明其應為同一師父所賜之名,在佛門中是同一輩分的師兄弟姐妹。

現存功德林的“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之蓮位”,其右半為天甯寺冶開和尚的蓮位,上書:“臨濟正宗四十一世天甯堂上上治下開鎔公老和尚”,左半為海潮寺微軍和尚的蓮位,上書:“臨濟正宗四十三世海潮堂上上微下軍融公老和尚”。由於微軍和尚於民國十年“辛酉三月”(1921年4月8日-1921年5月7日)之間圓寂⁽³⁶⁾,綜合有關史料書籍記載,可知冶開和尚(1852-1923),俗姓許,江蘇江都縣人,十一歲奉父命出家,十二歲祝發於鎮江九華山,十七歲具足戒於泰州祇樹寺,為清末民初極具影響力的禪宗高僧。其曾任江南四大叢林之一的江蘇常州天甯寺住持,並於1913年出任正式成立的中華佛教

撞著道伴交肩又來

蔡顯堂撰

好箇阿師驀直便去

佛曆二千九百五十二年歲次乙丑吉日

原走廊 1925 年 1 月 24 日~1926 年 2 月 12 日對聯（原為綠底紅字）

總會會長，民國十一年“壬戌十一月”廿日（1923 年 1 月 6 日）圓寂。⁽³⁷⁾由此可以推定，此蓮位牌應立於 1923 年之後。而有紀年確立冶開和尚為本林的首位傳法老和尚之證，則在本林所刻立的創林記事碑上有如下的明確記載：“……本功德林、處嶺海濠鏡之隅、接天甯治祖之蔭。”其下文記“本林十數年來，苦心經營，陸續設備”的大事又說：“二、內部莊嚴，初由先師天甯治公、歐陽老居士碩公，賜與西方三聖造像、娑婆教主玉像，建立壇場。”由此可以進一步推定：冶開和尚之所以在功德林正式建成之初，就已經被功德林首任住持釋觀健法師與全體創林的人士，確定為本林的首位傳法老和尚，而在創林記事碑上明確宣告本功德林為“接天甯治祖之蔭”的廟宇，原因就在於冶開在功德林籌建階段，已經為之作傳法送像、建立壇場的工作。而且上述功德林四眾弟子的“觀”字輩的師

遺民多集社近皈淨土問惠遠可同游

今嬰居士陳□□兒女合十上頌

印章 印章

原客堂門口 1925 年 5 月 29 日對聯照片及錄文署名末款印文為“百越一民”

兄弟姐妹，應該都是皈依冶開和尚並受其傳法賜名。即使是在冶開和尚圓寂後不久的功德林信眾出家，也要由他人以冶開和尚的代表之身份名義為之剃髮。最典型著名的例子，就是觀本居士在功德林出家“現沙彌相”，鄭子健記其於民國二十年“辛未四月（1931 年 5 月 17 日-1931 年 6 月 15 日），禮天甯治公遺像剃度，靈山朝公為披剃代刀師，是時師春秋已六十有四矣。”⁽³⁸⁾今功德林還有供奉朝林法師之蓮位牌，上書“本林開山傳法上朝下林老和尚生蓮之位”。嚴格說，“本林開山傳法”者應為冶開和尚，這蓮位牌的寫法也是受了後來的片面觀點所影響。但是，岑學呂著《觀本法師事略》卻對鄭子健之文作了進一步的錯誤刪改說：“民國十九年庚午，太夫人棄養，師遂出家，赴鼓山依雲公受具。法名明一，號觀本，年六十六矣。”⁽³⁹⁾這是把觀本在功德林的剃度出家與其在兩年後赴鼓山依雲公受

居士此闔山宏暘蠻陬喜迹刪能接躅

乙丑閏月佛日

功德林落成以歡□



吳正民 浙月國 大房戊 房吉辰 铸立年 造	以林林歐歐羅羅何何 上證楞陽佛何孝文 共明真何百添錦姿 西潘慧羅羅何 紙應姿女文堯 五百元麒女錦姿	佛 日 增 輝	何何何觀住沒沒但帝但鉢殺南 姻世伯健持揭殺姪三他喇社無藥 姿儉煊及帝逝他藐揭婆窶薄師 閣莎鞞唵三多喝嚕伽灌 何何何林林 嬌世張等 姿禮覺募	民 業 遐 昌	林 德 功	國 基 永 固	壽 量 無 窮	法 輪 常 轉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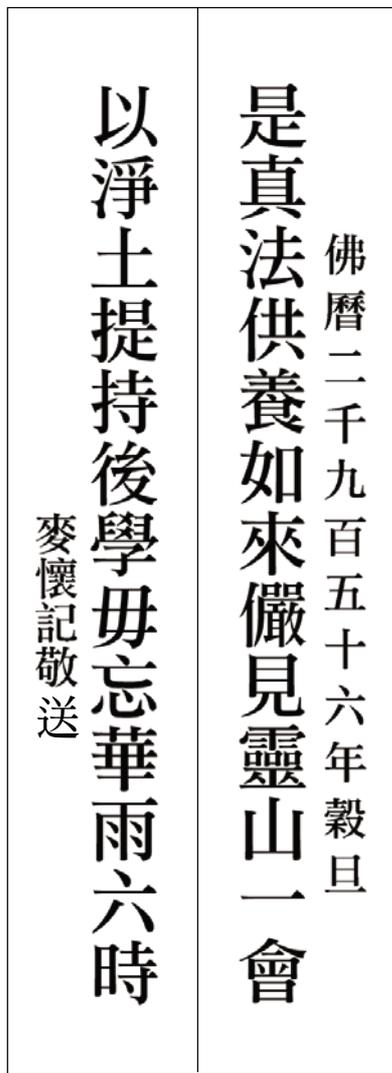
以張梁沈劉釋羅梁盧何譚梁羅黃黃梁梁陳盧盧盧盧盧葉何楊陳蔡曹謝蔡董區盧馬張麥郭李李潘馮木吳何譚黃張李伍鄧盧張陳盧曹陳張釋釋黃雷黎李盧譚陸廖方郭楊張李劉姚張朱林黃張陳釋黃
上梁陳乘乘延乘業秀彩金乘業明乘潤金口玉黃陳道妙觀觀觀觀觀世乘乘乘乘慧 鐘伯性源識輸成東乘傳觀乘文僧乘妙永乘妙連美乘賴普丁乘乘花傳梅學乘乘傳鴻乘僕乘蕭 福乘高乘天傳傳
共氏氏方捷年諾津蓉珠帶救成哲寶珠玉有蓮氏氏然先妙毛益攝始發信福劍谷救德賢明章聰昭圓良增灑擲竹度略皆修直遠泰霞抱慧襲陝氏慈法志緣仔弩想舖嘉木功章訪焜綵氏滿如青泉初旻周慧海
捐
西何何李釋釋莫梁釋李李釋釋李李譚謝羅吳黃盧盧盧趙蕭鄭梁蔡李周何陳盧鄭陳張麥郭郭鄭祥郭劉木釋黃釋龍張黃陳李陳盧盧盧郭周梁區妙釋陳張陳陳陳盧歐陳方陳張李劉李張李林歐張英釋陳
紙伯文乘觀和乘鎮圓月元慧乘榮巨英餘乘昌胡保榮祖劉彭乘觀世成乘張盧榮口梁妙乘傳超寶 澄陳梁乘觀了妙觀觀乘寶觀保榮光德汝兆現 了乘瑞朱梁容李現乘傳女僕英陸齊乘觀證觀妙觀觀乘
六壇交鈞志修園波修妹勳性宏貫生鑿 顧楊氏平儉蓉庭氏寬合祿就漢氏氏近氏氏軌律岸章明隆修氏氏行覺明世源乘因鑄吉安滿越章林皆康全性超形氏氏氏愉贊慈能銘材氏寬同印明照性念道燈
百
五胡朱高盧何廖高黃譚釋黃李盧吳譚莫梁葉盧趙盧盧王李張何釋周陳張陳盧譚鄭蔡郭郭鄭張鄭盧木莫關張黃張鄭容陳盧盧盧李陳何許張黎張蔡陳盧林李麥郭歐鄭釋潘吳釋潘李釋容釋劉
十朱吳乘乘達乘乘乘英維心觀錫榮兆英林昌乘保盧妙聖鄭少妙觀觀乘梁梁梅禮乘乘傳世本北妙劉宗乘傳聘乘乘妙傳國榮全保妙乘李張觀觀傳晴永梁鄭榮昌世根瑞玄鏡觀梁乘福觀應觀觀觀乘
元氏氏警確當音拯舜煒新聞如重漢容榮氏木殿容氏拔岸氏卿建慰苗玲氏芳氏屏門俞覺為章鐘隨信氏甚寬月妙祖維恩方才藝鴻金毓堅氏氏順秀穆輝楊氏氏璵發錄基章經湖蓮氏蒞誰然麒意願悅健備

民國戊辰年正月（1928年1月23日~2月20日）所立鐘照片及錄文



法輪常轉 佛日增輝 民業遐昌	國基永固	<h1>無量壽功德林</h1>			
應觀法界性	三世一切佛	立年七十國民 江 浙 造 房大吳	若人欲了知	持 住 募 等 林 閣 及 健 觀 造 等 人 姓 眾	一切惟心造

◁△淨土壇內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23日至1929年2月9日）立銅鐘照片及錄文



原淨土壇門口民國十八年（1929年2月10日-1930年1月29日）對聯正反兩面照片及左照之錄文



菩薩戒弟子雷乘緣敬送

民國十八年穀旦

◁△淨土壇內民國十八年（1929年2月10日-1930年1月29日）木神龕雙柱題款照片及錄文

具足戒正式為比丘僧人混為一談，使人誤以為早年治開所賜“觀本”之法名，為虛雲此時賜予之法號。至近年新編的《虛雲和尚全集》所收岑學呂著《雲公和尚事略》，卻將其原本的《觀本法師事略》改名為“觀本法師出家事略”。其內文則照岑氏舊本而多有標點之誤，而且將其“至民國十九年庚午，太夫人棄養，師遂出家，赴鼓山依雲公受具，法名明一，號觀本，年六十六矣”之句，進一步修改為“至民國十九年（1930）庚午，太夫人棄養，師遂赴鼓山依雲公出家剃染。法名明一，號觀本，年六十三矣。”⁽⁴⁰⁾至此，就把1933年之事提前移至1930年，而把1931年觀本在功德林“禮天甯治公遺像剃度，靈山朝公為披剃代刀師，是時師春秋已六十有四矣”之事，完全抹煞得一乾二淨了，真可謂治絲愈棼，越改越差。其實，觀本於出家兩年之後再從虛雲受具足戒這段事實的真相詳情，也應如鄭子健之下文所載：“次年癸酉二月（1933年2月24日-1933年3月25日），授三壇大戒，法名明一。”⁽⁴¹⁾此後，觀本常以“明一”之法名行事。例如，竺摩法師在功德林辦的《覺音》雜誌第十二期（1940年2月）的“本刊常年董事”名單便有“明一法師”。⁽⁴²⁾

另外，鄭子健還記載觀本的“堂叔張仲球居士，亦皈依治開老和尚，法名觀圓”⁽⁴³⁾。雖然，這裡沒有說明張仲球獲此法名的時間，但是，從本林

所刻立的創林記事碑已經記載：“張觀圓大善長敬為先考式軒張府君祈願生西捐助嘗產毫銀伍百元正”，可知張仲球在刻立此碑的“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四月初八日（1926年5月19日）”之前，就已經有“法名觀圓”。所以，可以肯定他是在治開和尚於民國十一年圓寂之前皈依並獲其賜法名觀圓。

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方祖猷提及張蓮覺於1928年10月寫信給觀宗寺的寶靜法師，談到澳門佛教的過去情況說：

竊維我粵，僻處南海，泯紛眾群，罕研法典，故高人碩德，絕少見聞，即法門中人，亦初循名而不求實，大教日以凌夷，良堪喟惜。洎乎國體變更，改朔以來，海內鼎沸，時局無定，士大夫更鮮注意。比天甯治公，始說法於鏡海，廣布教澤，大海稍露曙光。濠鏡同志，擴推此旨，立功德林，結蓮社會，以期修明法教。迨後杭州海潮微公，上海靈山朝公，相繼南下，提挈宗風，一時人士傾矜禮拜，設場念佛，規模漸備，此澳門功德林成立之往事，覺亦樂觀厥成之一份子也。⁽⁴⁴⁾

張蓮覺此信以親身參與者的身份，記述“比天甯治公，始說法於鏡海，廣佈教澤，大海稍露曙



△朝林法師的蓮位牌照及錄文：“本林開山傳法上朝下林老和尚生蓮之位”

△觀本法師的蓮位牌照及錄文：“本林開創教授阿闍黎法師上觀下本之蓮位”

臨濟正宗四十一世天甯堂上上治下開豁公老和尚
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之蓮位
 臨濟正宗四十三世海潮堂上上微下軍融公老和尚

△◁功德林的「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之蓮位」照片及錄文

▽▷ 觀健法師等四位比丘尼共用的一塊蓮位牌照及錄文

圓寂比丘尼
 法 名 觀 上 觀 下 道 當家師父 蓮位
 苗監院師父 建當家師父



大護法簡照南 簡啟康大居士
 簡門堂上歷代內外宗姻親往生之蓮位
 大護法潘杏濃 張樾羣大居士

△◁簡照南家族的蓮位牌表照片及錄文



佛歷(曆)二千九百五十二年乙丑穀旦

無上法門未悟空時先履實

這條覺路還從是處去求非

何澤永
梁彥伯
等拜題



發明心地



提振綱宗



入不二法門觀第一義諦天華香滿妙光堂

盧觀潔
三寶弟子盧蔭民薰沐拜題 惠陽鄧(享?)湘敬書 印章 印章 印章
衛芹軒

△ 原掛於“不二門”兩旁。佛曆二千夷百五十三年歲次丙寅孟春穀日(1926年2月13-3月13日)

原掛於“人天覺路”兩旁



<h2 style="writing-mode: vertical-rl;">南無十方法界常住三寶佛</h2>		
盧蓮慧 盧慧果 盧榮爵 盧榮驥 盧榮蔭 盧榮典 盧榮儉 盧妙毓 盧妙拔 盧念祖 盧榮滿	<h3>中華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佛降生日</h3>	廣 鞠 李乘航 釋觀願 釋觀道 釋觀健 釋觀瑞 譚觀度 張觀本 張觀秀 葉觀念 黃傳海
<h2 style="writing-mode: vertical-rl;">南無十方法界常住三寶佛</h2>		
梁佛喜 黃傳遐 容傳慶 林廣成 黃廣昌 孫乘雲	<h3>中華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佛降生日十九年</h3>	陳廣注 郭廣賢 黃觀覺 趙燭庭 張乘遐 盧陳氏 陳光微 容祖融 盧廣照 盧羨基



民國二十年（1931）

觀志薰沐敬書

念佛堂

民國二十年穀旦



乙丑（1925年1月25-1926年2月12日）

楊暈予敬送

一超直入如來地

乙丑穀旦



福田第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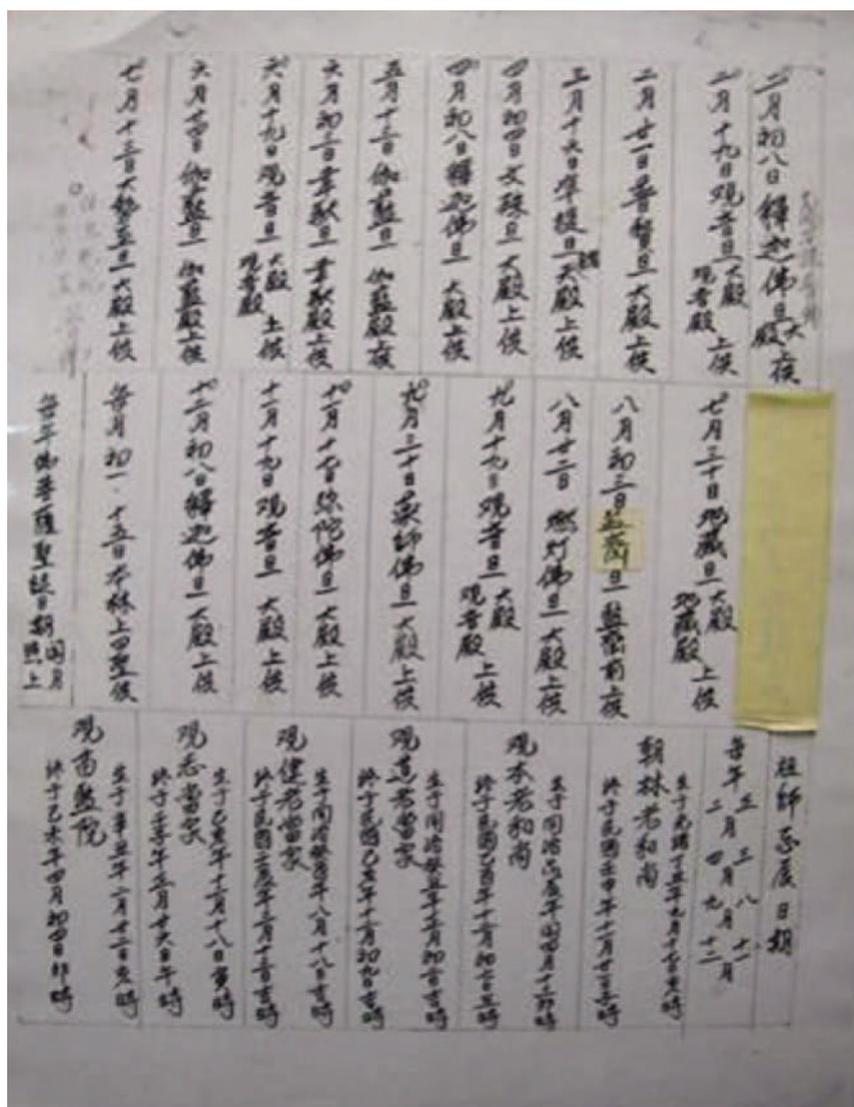
此三匾聯現已卸下置於舊物室，是寶貴的歷史文物。

光。濠鏡同志，擴推此旨，立功德林，結蓮社會，以期修明法教。杭州海潮微公，上海靈山朝公，相繼南下，提挈宗風，一時人士傾矜禮拜，設場念佛，規模漸備，此澳門功德林成立之往事”，這完全與前述澳門功德林的碑刻鐘銘等文物資料之證膾合。

但是，由於沒有看到有關文物，故方祖猷對有關功德林的人物和歷史的考證論述不免有些疏漏。除了上文及注釋已經提及者外，還要說明一點，方氏曾有一疑問說：“‘海潮微公’又是誰？鄭子健在文中又說，張玉濤於1919年‘復至杭州，禮常寂光寺微軍老和尚為師，法名妙導。’這裡的差別在於杭州的常寂光寺，還是海朝寺？待考。然‘微公’當為微軍法師無疑。”前引本林現存“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之蓮位”上書：“臨濟正宗四十三世海潮堂上上微下軍融公老和尚”，這可以證明張蓮覺此信之說

正確，而鄭子健之說錯。可見，鄭氏《觀本法師事略》的影響雖然很大，但其可信度實在不高，不能不嚴加考證便引用。至於“天甯冶公，始說法於鏡海”之時間，現依據此信之文意及前文對功德林早期碑刻鐘銘等文物的考證，可以推定應在清亡而民國建立之後不久。例如，“中華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四月初八日（1926年5月19日），無量壽功德林現任院長釋觀健和南謹啟”的木碑上有概述其創建歷程的兩句話如下：1）“……本林十數年來，苦心經營，陸續設備不少。”可證功德林開始創建之時，最遲不晚於1913年。2）“……本功德林處嶺海濠鏡之隅，接天甯冶祖之蔭，假摩詰輞川之故宅，扞廬山蓮社之道場，經十稔之辛勤，侶萬指之緇白。今幸法雲地住……”可以推定天甯冶開和尚到功德林傳法之年，最遲不晚於1916年。

祖師忌辰日期	正三 八 十一 每年 月 月 月 月 二 四 九 十二
朝林老和尚	生於光緒丁丑年九月十七日亥時 終於民國壬申年十一月廿一日子時
觀本老和尚	生於同治戊辰年閏四月十三卯時 終於民國乙酉年十二月初七日丑時
觀道老當家	生於同治癸丑年正月初二日吉時 終於民國己亥年十二月初九日吉時
觀健老當家	生於同治癸酉年八月十八日吉時 終於民國壬辰年三月十三日吉時
觀志當家	生於己亥年十二月十八日寅時 終於壬子年正月廿六日午時
觀苗監院	生於辛丑年二月廿二日亥時 終於己未年四月初四日癸時



△功德林的“祖師忌辰日期”表錄文

◁功德林的“祖師忌辰日期”表照片

功德林所屬宗派研究

關於無量壽功德林所屬的佛教宗派，現有的觀點，多認為此林為淨土宗道場。例如華方田在《中國佛教與般若中觀學說》一文中寫道：

位於澳門本島三巴仔街13號的無量壽功德林，是澳門淨土宗的另一重要道場。⁽⁴⁵⁾

何建明《澳門宗教》一書中也寫道：

功德林的大門楹聯是：加功緊撈一聲佛，立德全提十願王。

這一大門楹聯說明功德林是一個以念佛為主的淨土念佛道場，顯然是繼承了功德林的前身張氏家族念佛道場的傳統。作為淨土念佛道場，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其中專門設有念佛堂。而且，念佛堂是功德林最主要的佛事活動和修道場所。1925年剛成立時的一幅楹聯，很能夠反映功德林的志願和特徵。因此，澳門功德林雖然也與禪宗有關，如觀本曾從內地常州天甯寺冶開禪師皈依佛門，並禮請上海靈山寺高僧朝林老和尚來澳門功德林掛臨濟鐘板，後來又從虛雲老和尚出家，但是，澳門功德林作為居士特別是女眾學佛道場，主要還是淨土宗。況且，觀本剛皈依佛門時，就是從著名的禪門高僧冶開老和尚修持淨土。⁽⁴⁶⁾

由於沒有看到相關的文物資料，華、何二位祇能依據片面的資料進行推測，因此才有了澳門無量壽功德林是淨土宗道場之說。

細考何氏在文中用來作為證據的楹聯，筆者認為這祇能說明無量壽功德林有淨土宗念佛道場的性質，而不足以說明功德林不是禪宗性質的。而其關於“觀本法師”皈依佛門“從著名的禪門高僧冶開老和尚修持淨土”的描述，恰恰說明了觀本本人即修習禪淨合一。

正如筆者前文已進行考證，證明觀本居士並不是功德林的主要創建者，祇能是主要創建者之一，因此，即使是觀本居士本人的最初選擇，也還不能完全代表無量壽功德林的性質。真正找到無量壽功德林所屬的宗派，必須要回到歷史證據中去。看功德林的木碑，雖然上有“其宗旨在提倡淨土法門”一句，但這也祇能說明功德林也提倡淨土宗的念佛法門。因為當日的功德林，以女性信徒居多，而念佛正為女性提供方便法門。而木碑上，明確載有這樣一段話：

……本功德林處嶺海濠鏡之隅，接天甯冶祖之蔭，假摩詰鞞川之故宅，創（創）廬山蓮社之道場，經十稔之辛勤，侶萬指之緇白，今幸法雲地住，甘露門開，拜少陵廣廈之恩，做百丈清規之制，伏念等慈圓教……

文中既有“接天甯冶祖之蔭”一句，又有“做百丈清規之制”一句，可見，功德林建立之初就是淨土與禪宗（臨濟宗）合而為一的。而木碑上還有以下兩段話：

……是故北魏誅夷、未幾而達摩東渡、會昌沙汰、接踵而臨濟開宗、引睇千鈞、每繫一髮、誠有不可思議者、本功德林、處嶺海濠鏡之隅。……

……本林自民國十三年懸掛鐘板、接待十方來眾、凡在家出家清修女眾到院討單參學、皆得接待惟出家、尼眾米糧、歸常住供給、未出家女眾、每月須酌貼飯食之費。……

前一句，用追宗叙祖的方法追述了禪宗祖師達摩東渡，到臨濟宗開宗的一段故事，後面接着寫到了功德林的創建。可見功德林創建之初就以禪宗的臨濟一派為自己的宗派。後一句，則是敘述了功德林自民國十三年，即建成之日起，便懸掛臨濟宗鐘板，清楚說明瞭功德林是以臨濟宗為主。還有，木碑上

記載有關“本林修建禪堂”的捐款題名如下：

觀道師大善長捐助本林修建禪堂毫銀伍百元正
雷乘緣大善長捐助本林禪堂佛龕毫銀壹百貳拾元正

……………

李妙達大善長捐助本林修建禪堂港幣壹百元正
周國勤大善長捐助本林修建禪堂港幣壹百元正
梁智明大善長捐助本林修建禪堂港幣壹百元正

這就清楚說明功德林作為禪宗的道場，在創建時期便已經着手“修建禪堂”了。又功德林的淨土壇正門原有1929年木刻對聯云：

是眞法供養如來，儼見靈山一會；
以淨土提持後學，毋忘華雨六時。

這裡上聯的“靈山一會”，就是指如來靈山會上拈花，祇有迦葉會心微笑，由此開出教外別傳的禪宗故事，與下聯合觀，可見其禪淨合一之旨。又念佛堂內原來還有木刻對聯云：

願此生長依佛性；
了本際直透禪關。

這裡下聯的“了本際直透禪關”，更是明確歸宗禪法。最為重要而直接的證據是，觀本法師於1930年才由朝林老和尚代冶開長老操刀為之剃度，正式出家為僧。至1933年時年六十六歲，才到福州鼓山湧泉寺正式從虛雲大師受具足戒，實際就是接了臨濟正宗第四十三世虛雲大師之法。其受具後於四十年代回澳門功德林弘法講經，主要就是講慧能的禪法和六祖《壇經》。⁽⁴⁷⁾ 因此，在由出身於廈門閩南佛學院第一屆畢業生的戒晟禪師接任功德林住持，舉行隆重的陞座慶典中，便公佈了如下的臨濟正宗傳法世系⁽⁴⁸⁾：

臨濟正宗第四十五世法脈傳人戒晟法師簡介

釋戒晟法師，現年三十八歲，文化程度大專。原籍福建，十七歲出家，二十二歲畢業於閩南佛學院，受聘留院任教三年，於九一年蒞臨香港弘法，九八年創立香港佛學會。同時擔任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董事，香港妙法寺董事，香港能仁書院校董及多間中學校董，現被選為澳門功德林慈善會住持。

傳燈續燄

昔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百萬人天，圍繞莫喻。惟迦葉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摩訶迦葉。”自是輾轉流傳，至菩提達摩尊者，在西天為二十八祖，東渡則為初祖。厥後六祖惠公出，而其道大行。一再相沿，又分臨濟為正宗。以上源流，因佛門共曉，不復詳述。茲從臨濟玄禪師為始，謹敬依次叙明焉：

- 一世臨濟義玄禪師
- 二世興化存獎禪師
- 三世南院慧顛禪師
- 四世風穴延沼禪師
- 五世首山省念禪師
- 六世汾陽善昭禪師
- 七世石霜楚圓禪師
- 八世楊岐方會禪師
- 九世白雲守端禪師
- 十世東山法演禪師
- 十一世昭覺克勤禪師
- 十二世虎邱紹隆禪師
- 十三世應菴曇華禪師
- 十四世密菴咸傑禪師
- 十五世破菴祖光禪師
- 十六世無準師範禪師
- 十七世雪巖祖欽禪師
- 十八世高峰原妙禪師
- 十九世中峰明本禪師

二十世千巖元長禪師
 二十一世萬峰時蔚禪師
 二十二世寶藏普持禪師
 二十三世東明慧昂禪師
 二十四世海舟永慈禪師
 二十五世寶峰智瑄禪師
 二十六世天琦本瑞禪師
 二十七世無聞正聰禪師
 二十八世笑巖德寶禪師
 二十九世龍池正傳禪師
 三十世天隱圓修禪師
 三十一世玉林通秀禪師
 三十二世茆溪竹森禪師
 三十三世彤山超寶禪師
 三十四世楚雲明慧禪師
 三十五世幻住寶靖禪師
 三十六世慧天際覺禪師
 三十七世智山了願禪師
 三十八世印照達聽禪師
 三十九世照千悟亮禪師
 四十世佛海真覺禪師
 四十一世福經空印禪師
 四十二世妙蓮覺華禪師
 四十三世虛雲性徹禪師
 四十四世明一觀本禪師

今代將正法眼藏囑付與無量壽功德林戒嚴禪師，是為臨濟正宗第四十五世，深望赤心擔荷，綿綿不絕。

偈曰：

戒珠明皎潔
 戒曜朗中天
 常修無為法
 慧燈永留傳

臨濟正宗字派：

覺性本常寂 心惟法界同

如緣宏性教 正法永昌隆

時維

佛曆二千五百四十八年歲次甲申九月十八日

由上面的證據和分析，足證澳門無量壽功德林無疑是以禪宗臨濟一派為主，禪淨雙修的“臨濟道場”。

結語

前人如觀本法師、簡濟善堂二位兄弟大護法及觀健法師等為弘揚佛法，成就大事而不問微塵細節的精神，乃佛門常見，不足為奇。但是，如果有人借此而隨便竄改或亂寫寺院的創建歷史，那就既違反佛教不許妄語之戒，也有違世俗史學的寫實精神。作為佛教歷史的研究者，筆者認為，我們還是有義務還原歷史的真實面目，以便勉勵今人，做好承前啟後之工作。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彰！”本文之所以不怕麻煩，竭盡全力，挖掘和研究有關文物資料，目的就是發潛光而揚幽德，使得那些被埋沒隱藏了多年的參與創建功德林及其佛學院的各位僧尼大德以及護法功德主的宏圖偉願、美德芳名重新為世人所知，其事業和精神都得以被今人和後世繼承發展。

【註】

- (1) 陳清平〈“功德林”有風水庭木花樹〉，香港：《新報》2007年5月31日A6版。
- (2) 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載《圓音月刊》，第5、6期合刊頁17-20，廣州，1947年。
- (3) 岑學呂編：《虛雲法師年譜》，頁109-113，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 (4) 呂寬覽等著，張志哲選編：《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0-166，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
- (5) 何建明：《澳門佛教》，頁62-68，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 (6) 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同上（《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6）。而同上何建明：《澳門佛教》頁68卻誤稱鄭子健的〈觀本法師事略〉“作於1946年夏”。其與此相關之粗疏處，在於沒有把觀本圓寂的乙酉年十二月七日準確轉

- 換為1946年1月9日。受此影響，方祖猷：〈寶靜法師與近代澳門佛教〉誤稱“張玉濤居士（1868-1945）”，澳門佛教總會：《澳門佛教》第24期2001年5月。
- (7) 法師俗家姓張，名壽波，字玉濤，為居士時法名觀本，於1931年出家為僧仍稱觀本法師。
- (8) 同上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頁163）。
- (9) 同上何建明：〈澳門佛教〉，頁64。
- (10) 碑、鐘的照片與全部文字見本文附錄。
- (11) 摘自《無量壽功德林啟建水陸大齋法會》，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2006年旅遊資料。
- (12) 此為木碑上原文。
- (13) 簡照南為南海簡濟善堂兄弟之一，其弟簡玉階。
- (14) 金英傑：〈“功德林”清貴無比“西瀛瑤台”穴〉，《新報》2007年5月31日A6版。
- (15) 高振農：〈民國年間的上海佛教淨業社〉，《法音》1996年第五期。
- (16) 同上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6）。
- (17) 同上何建明：《澳門佛教》頁63有載。華方田：《中國佛教與般若中觀學說》頁179亦有載，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刻於1926年的木碑上也有“本林原香山居士觀本張氏弟昆……繼以機緣漸熟，隨喜者眾，乃擴拓道場，莊嚴佛殿，遂成今日規模”之句。雖無具體年代，但從全文可以做更合理的推斷。
- (18) 關於籌建年代與創建年代問題，後文有專門探討，在此祇說明，功德林現存1919年的香爐已經有“無量壽功德林”銘文，表明至少在這一年，功德林的雛形已經存在了。
- (19) 《澳門日報》2006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版報導。
- (20) 同上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3）。
- (21) 同上何建明：《澳門佛教》頁64。
- (22) 同上金英傑：〈“功德林”清貴無比“西瀛瑤台”穴〉。
- (23) 同上陳清平：〈“功德林”有風水庭木花樹〉。
- (24) 〈虛雲和尚法匯·書問·澳門功德林函〉（《虛雲禪學精華錄》下冊，頁647-648）。
- (25) 同上何建明：《澳門佛教》頁72。
- (26) 同上方祖猷：〈寶靜法師與近代澳門佛教〉。
- (27) 何建明：〈中國近代的佛教女眾教育〉，北京：《佛教文化》1999年第12期，引自 <http://www.buddhism.com.cn/fjwh/9906/14.htm>。
- (28) 同上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3）。何建明：《澳門佛教》，頁63-64。
- (29) 同上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3-165）。
- (30) 參見同上何建明：《澳門佛教》頁64。
- (31) 同上頁67。
- (32) 何建明：〈近四百年澳門與內地間的佛教文化關係史略〉，《法音》，1999年第12期，頁25-32。同上何建明：《澳門佛教》頁67。
- (33) 木碑上原文。根據“中華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四月初八日、無量壽功德林現任院長釋觀健和南謹啟”一句話，木碑上敘述功德林創建經過的這段文字為觀健法師所寫。但之後開列的功德芳名並不是觀健法師所書，因此，這裡在“觀健”後面用了“師”及“大善長”的稱呼應該沒有矛盾之處。
- (34) 木碑上有“……今決議各路捐集之款請直接匯交本林、統委任本林副主席張觀本居士彙收……”，表明了其時觀本法師在功德林中的職務。
- (35) 參見同上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3）。何建明：《澳門佛教》頁64記此事在1914年。
- (36) 參見同上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3）。同上方祖猷：《寶靜法師與近代澳門佛教》誤說“徵軍法師於1921年三月圓寂”。
- (37) 同上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3）祇記其圓寂於11月，故何建明：《澳門佛教》頁64及方祖猷：《寶靜法師與近代澳門佛教》皆誤說其圓寂於1922年。今有 www.vekee.com/b19374/-22k 網站之文：〈天甯禪寺高僧大德·天甯禪寺（中國）口碑〉雖然知道其圓寂於“農曆十一月廿”，卻在中西日曆轉換時出錯說：“民國十一年 公元1922年 1月6日農曆十一月廿，治開禪師示寂。”
- (38) 參見同上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4）。何建明：《澳門佛教》頁64誤記此事在1931年4月。
- (39) 岑學呂：〈虛雲和尚年譜·附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08-109）。
- (40) 淨慧主編：《虛雲和尚全集》第8冊頁93，河北禪學研究所、三省堂佛教文化工作室，2008年。
- (41) 參見同上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4）。
- (42) 參見何建明：〈竺摩法師與澳門〉，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69期，頁29-102，本文所引見頁72，澳門文化局，2008年冬季。
- (43) 參見同上鄭子健：〈觀本法師事略〉（《虛雲禪學精華錄》上冊頁164）。
- (44) 同上方祖猷：〈寶靜法師與近代澳門佛教〉。
- (45) 華方田：《中國佛教與般若中觀學說》，頁180，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 (46) 參見同上何建明：《澳門佛教》，頁70。
- (47) 參見同上何建明：《澳門佛教》，頁74-92的第三節“一卷壇經涵萬法”。
- (48) 〈功德林恭請戒辰法師晉山榮膺住持陞座慶典〉，載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佛教》月刊第535期，2004年12月出版。〈澳門功德林陞座慶典〉，載澳門佛教總會：《澳門佛教》第四十六期，2005年1月15日出版。因為前者所載較為詳細正確，以下引文據前者。